

▲北齊《文殊般若經碑》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隋恒州刺史鄂國公王仙勒造龍藏寺碑並陰（碑額）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北魏《龍門二十品》其二 長樂王丘穆陵亮夫人尉遲造彌勒像記 柯君恒供圖

柯君恒指出後輩仿刻先賢碑帖、詩詞是刻石中常見的一個主題，此為後代刻宋蘇軾書楚頌帖刻石（其二），氣勢磅礴、結體嚴謹 柯君恒供圖

# 南大藏金石拓本結集出版

碑帖是碑和帖的合稱。在古代，先人為了記述前朝重要事件和隆重慶典等，會以紀事形式請書法名家書寫再由名匠刻石。刻石在石碑之上，稱為「刻石泐碑」，用宣紙拓印下來的內容經過裝裱成軸或冊頁，才成為碑帖。幾千年過去，許多刻石名家書寫的碑石現今都不復存在，從碑刻上捶拓下來的拓本便成為我們回望歷史的途徑。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抗戰開始南京大學西遷重慶途中，師生冒險捶拓、收集拓片；七十多年後，香港收藏家柯君恒協助編輯出版了《南京大學珍貴拓本（一）》。

用漢字形體演進節奏之記錄，又是時代風尚變遷之反映。此二者，在柯君恒及南京大學歷史系專家編審時，力求兼顧，入選篇章以書法精美且資料難得者為先。

## 臨碑首選 龍門二十品

碑刻利用石的有形材質，通過精心撰寫、書丹、鐫刻，留下形質美觀的「史料典籍」，再經特殊方法拓印到宣紙之上，於是肌理可觀，凹凸可辨，富有金石韻味。那麼怎樣的碑帖才算得上是有代表性？

柯君恒隨手翻開拓本的裝幀書，講述書中首篇刊出的秦代琅琊台刻石殘石背後的故事。此碑是秦二世登臨琅琊山（今山東省膠南市南）修築瑯琊台，勒石頌揚皇帝功績。雖然字已漫漶，但仍清晰刻畫秦篆的筆勢，刻石存於山崖之上，成為現代人了解秦代的重要文獻。目前，中國國家博物館也藏有年代更早的刻石類拓片，此類刻石雖殘缺嚴重，筆畫卻仍透露著秦朝氣息。書內收錄的名碑名帖不止此一篇，到了北魏，就要數《龍門二十品》。



▲柯君恒翻閱二〇〇二年協助出版的《南京大學文物珍品圖錄》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南京大學（下文簡稱：南大）始創於一八八八年，由匯文書院、宏育書院、基督書院合併發展而來，旗下的中國文化研究所成立於一九三〇年，由美國留學大王霍爾（Charles Martin Hall）所留學金贊助。七十多年來，中國文化研究所的工作主要包括收藏該校所藏各類文物書畫和歷代金石拓本，加以整理和研究，令國寶級文物蜚聲海外。

## 歷代名碑 內容豐富

二〇〇二年南京大學一百周年校慶，該校名譽校董柯君恒協助出版了《南京大學文物珍品圖錄》，其中就整理了南大中國文化研究所館藏的名單，該書收錄藏品种類有：青銅器、龍泉鏡、德化窯、耀州窯和景德鎮窯的瓷器，玉雕、漆雕、木雕、竹雕的器物或人物，以及古硯、古墨和古錦，也包括部分珍貴的宋畫和書法。

柯君恒認為整理研究和出版校藏珍品至關重要，正如文史名家李小線指出：「研究中國文化，可據資料，大別有二：曰史籍，曰古物。古物足以證史，亦足以糾史。而其彌補史籍，功用尤大。」於是，兩年來他又與南京大學歷史系合作，在藏品裡逐步分批整理，考證了三千幅最有價值的歷史碑拓，制定長期計劃，分期分批裝裱，拍照註釋、校正編印。

摩崖題刻、神道碑銘、佛教石窟題刻等，書體有隸書、楷書、行書等，既涵蓋在書法史上風格獨特的六朝《爨寶子碑》、《爨龍顏碑》，也有唐代的歐陽詢、顏真卿、元趙孟頫、宋蘇東坡、黃庭堅、米芾、蔡襄等著名書法家的作品。為了順利出版，書籍出版期間特別組成一個超過十人的編委會，費時經年。柯君恒親自到館選刊本編目錄。

「因為從年幼起開始臨帖學習書畫，所以常常也會讀帖。要知道，許多書法史上的精品和神品，留名的和不留名的，大都是碑刻留傳。因為紙本難以保存千年，在書法中是碑和帖的，這是兩個類別。」說起自己與書法的緣分，柯君恒滔滔不絕地評述許久。因其數十年前成立的「宗陶齋」，以推廣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

據柯君恒透露，宗陶齋多次在內地舉辦展覽，從明清到民國主題以名家楹聯最為專精，於是他站在書法愛好者和藏家的角度上，指出此書中的藏品，在書法藝術和文獻資料都有很高價值。

實際上，中國歷代的名碑，以漢碑和唐碑最為集中，漢碑以隸書勝（漢碑多不署書家名），唐碑以楷書勝，所以碑刻部分所選以東漢隸書碑刻和唐代楷書碑刻為主。東漢名碑，書內選用了《景君碑》、《禮器碑》、《史晨碑》、《尹宙碑》、《趙寬碑》、《曹全碑》及《張遷碑》等。唐代名家，選用了歐陽詢、李邕、顏真卿、史惟則、竇景的作品以及呂秀岩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 抗戰期間 師生搶救文物

金石拓本指的是書法，卻不止於書法。在七十多年前，從事拓寫、運送、保存的工作並不比拓石容易。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八月十三日，戰火燒到上海。八月十五日，日軍航空兵開始轟炸南京。當時，南京大學（時稱「金陵大學」或「中央大學」）自認為係美國教會財產，地位「中立」，十月四日還堅持開學。不料局勢不斷惡化，十一月十八日，大學停課，短短幾天中，師生們收集包裝箱，解決車輛、船隻的問題，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一批金大師生在裘家壩、孫明經等人帶領下，拖著家什開始向成都遷移，這當中就包括了此次出版的這些拓本。

據柯君恒介紹，書中收錄的另一些拓本來自南大遷校途中。超過二百名文史科系的師生多數來自南大中國文化研究所分期分批遷往重慶，沿途見到珍貴的碑刻就用材質特殊的宣紙拓下來，可謂「一路走，一路拓」。眼下，書中收錄的碑石小冊的只有報章大小，寥寥數字，大的高於房間牆壁，詳詳數千言。地處山野之間的碑石，需師生幾人共同搭建樓梯，齊力協作方可拓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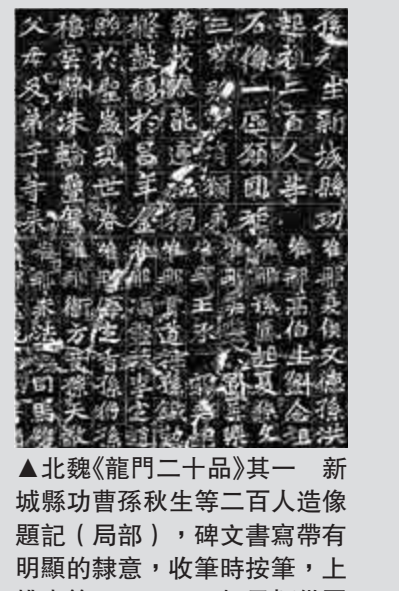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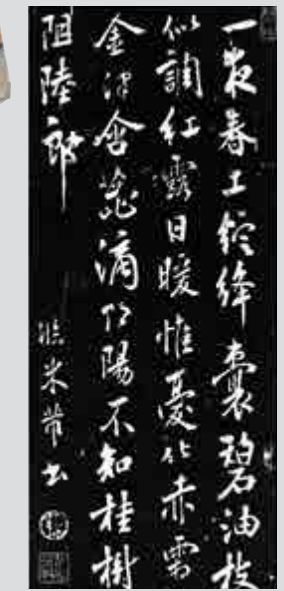
在南大西遷途中，不得不提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商承祚。一九三八年年初，商承祚在隨遷路上聽說長沙出土文物，立即轉道前往，收集文物六十六件，並寫下《長沙古物聞見記》。一九四〇年，商承祚正在日軍圍攻長沙之際，再度入湘，搶救了文物一百五十五件，這批文物至今珍藏於南大考古與藝術博物館。其後，商承祚和敦煌學專家、考古學家劉銘恕等人路過四川等地，實地考察石刻、碑刻、崖墓、漢闕、漢碑花紋，拍照並收集舊拓片以進行對比。據不完全統計，在金陵大學同仁的努力下，抗戰西遷八年，中國文化研究所獲得拓片等文物二千六百八十餘種，成為此次出版的重要基礎。

只可惜，因為碑石外部遭千年風化，拓本並不完美，更不少刻現已無處可尋。柯君恒說，過去因為戰亂，後來大型基建致使大多數原石沒能得以保存，他不無感慨：「戰事年代一個炮彈就能讓玉石俱焚！我也幾年前看了目錄後，發現這些兼具文物、歷史、藝術價值的拓本需要被更多人知道，於是我和陳駿校長說，一定要將這套拓本整理、出版、流通，一來出於文化傳承的必要性，二來要令南大前輩保護中華文化的精神彰顯出來，使後人了解它們的珍貴。」

在超過二萬件拓本中，亦有來自部分藏家的捐贈。例如，一九三四年，匯文書院創始人加拿大人福開森（John Calvin Ferguson）將其在中國四十年間耗資巨萬的收藏捐贈給中國文化研究所，其中有碑帖六十六件、拓本一百七十三件、拓本冊二十二冊，亦包括宋拓《大觀帖》等稀世國寶。

《南京大學藏金石拓本（一）》選擇以中英文雙語（繁體中文）出版，柯君恒表示英文翻譯有助外國學者研究。論及初衷，柯君恒說，選擇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的今秋出版本書，除了追念當年南大前輩保護國家命運、此書的出版也可被看作是和平年代對先烈的緬懷。他說：「歷史學家可從內容上取證，研究政治、經濟、文化、宗教；藝術家可學習書畫、書畫的美感；收藏家會從中看到藝術、文物價值，豈不是各得其所嗎？」

金石拓本指的是書法，卻不止於書法。在七十多年前，從事拓寫、運送、保存的工作並不比拓石容易。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八月十三日，戰火燒到上海。八月十五日，日軍航空兵開始轟炸南京。當時，南京大學（時稱「金陵大學」或「中央大學」）自認為係美國教會財產，地位「中立」，十月四日還堅持開學。不料局勢不斷惡化，十一月十八日，大學停課，短短幾天中，師生們收集包裝箱，解決車輛、船隻的問題，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一批金大師生在裘家壩、孫明經等人帶領下，拖著家什開始向成都遷移，這當中就包括了此次出版的這些拓本。



▲清刻宋黃庭堅撰書題元上人此君軒詩帖刻石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北魏《龍門二十品》其一 新城縣功曹孫秋生等二百人造像題記（局部），碑文書寫帶有明顯的隸意，收筆時按筆，上挑出鋒 柯君恒供圖

▲清康熙臨宋米芾書皮日休詩碑（局部） 柯君恒供圖

▲秦二世元年 瑯琊台刻石殘石 柯君恒供圖

▲秦二世元年 瑯琊台刻石殘石 柯君恒供圖

汲寶齋 Treasure